道體
爲學
致知讀書
存養
力行

近思續錄

上

近思續錄目錄

卷之一
道體
卷之二
爲學
卷之三
致知讀書
卷之四
存養
卷之五

力行

卷之六

齊家

卷之七

出處

卷之八

治道

卷之九

治法

卷之十

臨政處事

卷之十一

敎道

卷之十二

警戒

卷之十三

辨異端

卷之十四

論聖賢

近思續錄

靜菴先生文集 先生姓趙氏名光祖字孝直漢陽人文科大司憲謚文正

退溪先生文集 先生姓李氏名滉字景浩眞寶人文科右賛成謚文純

退溪先生言行錄

栗谷先生全書 先生姓李氏名珥字叔獻德水人文科右賛成謚文成

沙溪先生遺稿 先生姓金氏名長生字希元光山人逸刑曹叅判謚文元

經書辨疑

宋子大全 先生名時烈字英甫恩津人號尤菴逸左議政謚文正

筵說講義通編

朱子大全劄疑

維我東方自殷師以後變夷爲夏而建至
本朝道學彬彬浸淫乎大宋之世蓋靜退
作於前抽關啓鍵若濂溪周子栗谷之通
透灑落如伯程子沙溪之禮學又似乎張
子而尤菴晚出發揮運用殆同於紫陽夫
子猗歟盛哉秉璿自早歲受讀五先生書
而廣大宏博竊有望洋之歎故積年隨抄
得千餘條是歲夏與外弟金聖禮更加刪
定做五子近思之例條分類別編爲一書
凡於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洎夫辨異

端觀聖賢之事罔不備載則可以爲進學之階級也學者不以人僭踰而廢之循是而進亦庶乎得其門而入矣蓋不先力乎此直欲求諸五先生全集則地負海涵未易見其涯際必須由其要而致其博然後可以盡得宗廟百官之盛矣竊嘗聞朱子之言曰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也五先生之學卽周程張朱之道而闡明四子之旨則此書安知不爲四子近思之羽翼也歟略敍纂集之意奉以稟質于博雅君子云爾

崇禎二百四十七年甲戌秋七月己未恩津宋

秉璿謹識

近思續錄卷之一

道體　凡四十九條

靜菴先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只有仁義禮智之德天理豈有惡哉（文集下同）

人之於天地稟剛柔以形受健順以性氣則四時而心乃四德也故氣之大浩然無所不包心之靈妙然無所不通

退溪先生曰道一而已聖賢所指而言者或異一貫之道舉全體大用而言也率性之道指人物所循而言之也（文集下同）

自其眞實无妄而言則天下莫實於理自其無聲無臭而言則天下莫虛於理只無極而太極一句可見

天地非無動動而不見其跡耳然而四時自行萬物自生是不動而變也聖人之不動而變亦猶是

冲漠無眹者在乾坤則爲無極太極之體而萬象已具在人心則爲至虛至靜之體而萬用畢備其在事物也則卻爲發見流行之用而隨時隨處無不在

人心備體用該寂感貫動靜故其未感於物也
寂然不動萬理咸具而心之全體無不存事物
之來感而遂通品節不差而心之大用無不行
人之所以參三而立極者不出此兩端而已
人始生未感物時固眞而靜其省事之人當其
未感物也亦眞而靜矣故未與物接之前未發
之中卽降生之初本然之性也此事無前無後
無小無大貫通只一理
湛一氣之本未可謂之惡然氣何能純善惟是
氣未用事時理爲主故純善耳

河西金先生嘗言心本一身之主宰非人以爲一身之主宰然後主宰之也先生聞之曰河西所見超詣不可及夫兼體用該動靜爲一身主宰而如環無端反復不已者心之爲也

死槁土塵亦莫不有其氣有其氣便有其理惟其氣各有偏理之在是物者亦不能不隨而偏若指其一物而言之其偏處固偏矣若總指其無物不在而言之尤可以見其全體之渾淪矣何者理之爲體不囿於氣不局於物故不以在物者之小偏而虧其渾淪者之大全也

氣有生死理無生死

仁者雖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必先要從自己爲原本爲主宰仍須見得物我一理相關親切意味與夫滿腔子惻隱之心貫徹流行無有壅閼無不周徧處方是仁之實體

金而精問至日一陽初動乃天地生物之始也草木根荄皆動生意否曰風霜摧剝之餘雖枝條枯瘁生意未形而其萌長之理已動矣言行錄下同

金士純問一陽來復一草之微皆含生意人爲

萬物之靈獨無藹然乎曰人爲形氣之拘雖與天地之化似不相干而感應消長之理實與天地相爲流通故先王於姤復之日有閉關掩身之戒所以絶柔道防未然也然則人於此日獨無藹然之端乎非特此也凡介然之頃善端之萌皆陽復之日也

栗谷先生曰理者氣之主宰也氣者理之所乘也非理則氣無所根柢非氣則理無所依著既非二物又非一物非一物故一而二非二物故二而一也理氣雖相離不得而妙合之中理自

理氣自氣不相挾雜故非一物也雖曰理自理氣自氣而渾淪無間無先後無離合故非二物也是故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理無始故氣亦無始也夫理一而已矣而旣乘於氣則其分萬殊故在天地而爲天地之理在萬物而爲萬物之理在吾人而爲吾人之理天地人物雖各有其理而天地之理卽萬物之理萬物之理卽吾人之理也此所謂統體一太極也雖曰一理而人之性非物之性犬之性非牛之性此所謂各一其性者也推本則理氣爲天地之父母而天地

又爲人物之父母矣全書下同

天地得氣之至正至通者故有定性而無變焉

萬物得氣之偏且塞者故亦有定性而無變焉

惟人也得氣之正且通者而淸濁粹駁有萬不同非若天地之純一矣但心之爲物虛靈洞徹萬理具備濁者可變而之淸駁者可變而之粹於人之中有聖人者獨得至通至正至淸至粹之氣而與天地合德故聖人亦有定性而無變也

吾心之用卽天地之化天地之化無二本故吾

心之發無二原矣

理之本然則純善而已乘氣之際參差不齊清淨至貴之物及汙穢至賤之處理無所不在而在清淨則理亦清淨在汙穢則理亦汙穢若以汙穢者爲非理之本然則可遂以爲汙穢之物無理則不可也

理之源一而已矣氣之源亦一而已矣

理無形而氣有形故理通而氣局理無爲而氣有爲故氣發而理乘

氣之一本者理之通故也理之萬殊者氣之局

故也
性理也心氣也先賢於心性有合而言之者孟子曰仁人心是也有分而言之者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是也
問天人之性一也而其發也人有人心道心之分天則無人心何也曰天無血肉之氣故只有道心而已人則有血肉之形故有人心之發也
○合心性而總名曰明德指其情之發處曰四端
○靈者心之知處雖未感物靈固自若不可曰心之感也

理一分殊歌曰陰根乎動陽本乎靜動靜一體孰分二儀形資黃矩氣始玄規乾坤異用孰貫乎一一故神妙兩故化物無涵妙有有著眞無道非器外理與物俱敦化無窮川流不息孰尸其機嗚呼太極

人之喜怒哀樂猶天之春夏秋冬也春夏秋冬乃氣之流行也所以行是氣者乃理也喜怒哀樂亦氣之發動也所以乘是氣機者乃理也未發也理在於心而其名爲性已發也理在於情而其名爲道

天以實理而有化育之功人以實心而致感通之效所謂實理實心者不過曰誠而已矣

問以寒暑之失時災祥之不正觀之天地亦似無定性曰寒暑失時災祥不正是乃氣數人爲所致豈天地之本性哉

問理有體用當何分別曰理之散在事物其所當然者所謂費也用也其所以然者至隱存焉是其體也

人雖至惡者未發之時固無不善纔發便有善惡其惡者由於氣稟物欲之拘蔽而非其性之

本體也
天理之賦於人者謂之性合性與氣而爲主宰
於一身者謂之心心應事物而發於外者謂之
情性是心之體情是心之用心是未發已發之
總名故曰心統性情性之目有五曰仁義禮智
信情之目有七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之發也
有爲道義而發者如欲孝其親欲忠其君見孺
子入井而惻隱見非義而羞惡過宗廟而恭敬
之類是也此則謂之道心有爲口體而發者如
飢欲食寒欲衣勞欲休精盛思室之類是也此

則謂之人心理氣渾融元不相離心動爲情也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安有理發氣發之殊乎但道心雖不離乎氣而其發也爲道義故屬之性命人心雖亦本乎理而其發也爲口體故屬之形氣方寸之中初無二心只於發處有此二端故發道心者氣也而非性命則道心不生原人心者理也而非形氣則人心不生此所以或原或生公私之異者也道心純是天理故有善而無惡人心也有天理也有人欲故有善有惡如當食而

食當衣而衣聖賢所不免此則天理也因食色之念而流而爲惡者此則人欲也道心只可守之而已人心易流於人欲故雖善亦危治心者於一念之發知其爲道心則擴而充之知其爲人心則精而察之必以道心節制而人心常聽命於道心則人心亦爲道心矣何理之不存何欲之不遏乎七情卽人心道心善惡之總名也四端卽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四端不言信者蓋五性之信如五行之土無定位無專氣而寄旺於四時性具於心而發爲情性旣本善則情

亦空無不善而情或有不善者何也理本純善而氣有清濁氣者盛理之器也當其未發氣未用事故中體純善及其發也善惡始分善者清氣之發也惡者濁氣之發也其本則只天理而已

沙溪先生曰心如器性如器中之水情如水之瀉出者貯此水而有時瀉出者器也函此性而發此情者心也此心性情之別也(遺稿下同)

天地以實理生成萬物如草木自然便有枝葉如人自然便有手足不待安排故曰誠者自成

也

尤菴先生曰所謂道者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而三綱五常最其大者也（大全下同）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嘗聞周子之言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妙者理也機者氣也非氣則理無所依著而非理則氣無所根柢故一動一靜者氣也而動之靜之者理也一陰一陽者氣也而使陰使陽者理也今以陰陽與道爲判然二物則固陷於二岐之惑而直以陰陽爲道則又

昧於道器之分矣若於一陰之上便著所以字看則夫子之旨如指掌矣蓋嘗論之無形無爲而爲有形有爲之主者理也有形有爲而爲無形無爲之器者氣也本自渾合無有端始旣非二物又非一物然而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陽生於動而非陽自生也所以生之者道也陰生於靜而非陰自生也所以生之者道也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兩在不測神變無窮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若在動而不能在靜生陽而不能生陰則此理也必有間斷之時其

氣像何如也故以流行之妙言之則春夏而秋冬秋冬而復春夏而春夏不能自春夏秋冬不能自秋冬則所以旣春夏而復秋冬者非此道乎以待對之體言之則天形於上地形於下而天不能自天地不能自地則其所以旣天而又地者非此道乎蓋理通氣局四字實所以發明乎此也所謂氣局者何也陽之體非陰之體陰之體非陽之體則所謂局也所謂理通者何也陽之理卽陰之理陰之理卽陽之理則所謂通也局故兩立通故兩在非局則通無所發見非

通則局何以原始乎必著一陰一陽之謂道然後器亦道道亦器而精微之蘊活潑潑矣然則夫子所言之意又何疑乎曰子之言則然矣然聖人之言無不明白精醇而今必著所以字然後看得則聖人之言顧有不詳者耶曰所以二字朱夫子蓋嘗言之而是亦賸語也何也一陰而不能一陽者非道也一陽而不能一陰者又非道也而今既曰一陰一陽則是貫陰陽而言也且道貫陰陽者是氣耶道耶不可謂非道則一陰一陽半辭之間道體之妙已躍如矣雖不

下之謂道三字而可見其爲道矣尚何待於他說乎曰然則周子所謂動靜互爲其根邵子所謂陽毋陰陰父陽者非耶曰有是說也夫陽不能自無而生陰不能自無而生則是循環胞合之妙固不得不如是也然動靜之所以相根者誰歟陰陽之所以相生者又誰歟譬如吾之身生於父而父之身又生於祖則謂吾之身曰父之所生而非祖之所自來則豈知道者也雖然自陰陽而言之則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自其道而言之則曰冲漠無眹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

自體之體於用

於其中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蓋自體而言則卽顯而微不能外自微而言則卽體而用在其中不可謂見一陰一陽而後知有此道也曰然則道在陰陽之先而陰陽未生之前此道也懸空獨立乎曰非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旣無端始則是陽前是陰陰前又是陽爲前天地旣滅則是道也在於先天地之陰後天地將闢則是道也在於後天地之陽而無一時無陰陽則雖欲懸空獨立其可得乎然而先天地旣滅而此道在陰後天地將闢而此道在陽者此其

當然者也而其必有所以然則亦不過曰道而已此外不可更下一字故聖人亦不奈何而又名之曰太極蓋極本窮源之論也故大傳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八卦又重之以盡天地之變此道之生陰陽而陰陽生萬物之象也雖然以天地而言之則道爲道而陰陽爲陰陽以人而言之則心爲道而事物爲陰陽也故邵子之詩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夫人之動靜語默莫非心之所爲則其可不知所以養其心而使之常

爲一身之主乎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而道義全具則此沖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之象也及其動也事物既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此則一陰一陽之謂道之義也自心而言則事物具於心自事物而言則此心在事物然則君子之學豈有以加於養心乎

未有聞見而但有能聞見者是坤不能無陽之象也已有聞見而未有喜怒者是陽著窮泉而寒威閉野之象也既有聞見而喜怒已形者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之象也

流行者氣運也對待者象數也所謂理者氣運象數之所以然也氣運還爲對待象數亦爲流行一氣流行於四時而春夏與秋冬爲對待是流行中有對待天地以形體相對待而天地之氣實相流通是對待中有流行也推之萬事萬物莫不皆然矣

天地雖大既有形象有形象者終歸於消化又有終始有始者必有終此與萬物何異但有大小遲速之分而已若夫道則無形象無終始不

可名狀只一箇無窮底物事而天地者其中一塊小物成壞生滅如一瞬息過去無窮將來亦無窮

四時本於五行而五行又行於四時中

問水性寒火性熱木性煖金性堅土性實此五者之性是本然之性抑氣質之性曰水火木金土之理卽仁義禮智信之性今將五性分配五行看則可知非爲氣質之性

人得氣之正且通者而爲人故其形體背陰向陽端直平正而其爲心也最居一體之中中空

涵虛以其中空通虛故便具此衆理矣

凡物莫不具五行肝肺脾腎雖亦有五行而是閉塞底物只是硬頑而已惟心是虛靈底物故能具五者之理

道體無窮而心涵此道故心體亦無窮故曰道爲太極心爲太極

德有蘊蓄底意思道有施行底意思

凡物莫不有動靜

以理對心而言則理爲理而心爲氣以心對形而言則心爲理而形爲氣蓋心雖是氣而該貯

此理故或謂理或謂氣朱書劉疑

近思續錄卷之一

近思續錄卷之二

爲學　凡百十一條

靜菴先生曰學者以聖賢爲期未必卽至聖賢之域然立志如此而用功於格致誠正則漸至於聖賢之域若徒騖高遠而不下實功則日趨浮虛之地而已文集下同

一則直方而守義理之正精則粹白而辨邪正之分用之於身而道明施之於事而政善惟左惟右罔有不一之功

學問非止澄明一心而已當見諸施爲若徒論

難而不措諸事業則近於釋氏若以措諸事業爲先而不務自修亦不可須敬義交相養也

用心苟剛爲善不難矣

學業不可有一毫之雜則其處事皆合於經

顏子三月不違仁者非三月之外便不仁也暫有差失如燈火因風而少暗也夫處事接物之時固可見仁而不聞不睹寂然不動之時亦有仁矣常人之心不紛擾則昏昧

志大之人雖未必做經綸之業當大節能不失其所守故聖人云必也狂狷乎譬之登山期至

山頂者雖不至頂可至山腰若期至山腰則不
離山底而必止矣
退溪先生曰道之浩浩學者難得其門而入程
朱之興以居敬窮理兩言立大訓學者由是而
入聖人之道廓然如履坦途趨大都庶免夫落
草由逕之患（文集下同）
物雖萬殊理則一也惟其理之一故性無內外
之分君子之心所以能廓然而大公者以能全
其性而無內外也所以能物來而順應者以一
循其理而無彼此也苟徒知物之爲外而不知

理無彼此是分理與事爲二致固不可若只認物爲非外而不以理爲準則是中無主而物卒奪之亦不可惟君子知性之無內外而應物一於理故雖一接外物而物不能爲吾害澄然無事而性定矣

道體流行於日用應酬之間而無有頃刻停息故必有事而勿忘不容毫髮安排故須勿正與助長然後心與理一而道體之在我無虧欠無壅遏矣

方其始也所知或有黯晦所行或有矛盾愼勿

因此而生厭沮之心當知聖賢必不我欺但我
功力未至勉勉循循而不廢於中道如此積習
之久純熟之餘自至於精義入神而目牛無全
睟面盎背而左右逢原此之謂躬行心得而道
明於己也

人雖有與堯舜同歸之性其志道爲學必須奮
發剛勇硬著脊梁如血戰然乃可以得之不然
悠泛之終無可得之地

果敢之力亦非可強作但知言養氣而見理必
從聞義必徙則漸可馴致

爲學只在用功密切讀書精熟玩味之深積久之餘自當漸見門戶正當端緒分明不然無憤悱之實而徑欲取益於人恐徒勞而未有補也

○學者先須收斂身心以冷淡家計作辛苦工夫

○求諸己求諸人此君子小人用心之所由分也

○知尊德性則必不忍褻天明慢人紀而爲下流之事知收放心則必勉於持敬存誠防微愼獨而窒其慾守其身矣

士之所病無立志耳苟志之誠篤何患於學之不至而道之難聞耶

凡看書窮理出言制行以至日用百爲最先除去麤浮氣像一以莊敬涵養爲本沉潛研索爲學見得此箇道理眞不可須臾離處將此身心親切體認得以優遊涵泳於其間庶積漸悠久之餘忽然有融釋脫灑處便是眞消息也方有可據以爲造道積德之地然此前頭更有無限行程階級爲終身工夫非謂止如此無究竟法也

日用間一言一動得空則無害浩氣纔一有慊則與天地不相似便是有害於浩氣之養雖造

孟子不動心底地位其必自此些子地始下工夫

道之流行於日用之間無所適而不在故無一席無理之地何地而可輟工夫無頃刻之或停故無一息無理之時何時而不用工夫

聖賢之書未易讀義理精微未易窮相傳宗旨未可輕改立論曉人未可輕發爲學莫把作高奇玄妙且當想依本分名理上做切近平明白底工夫研窮體驗積之久自然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處乃爲得之

正路易差雜術易惑

道理全在日用處平鋪地其輕重長短大小之則莫不各有恰好處此精微之極致而大學之至善是也淩不在乖常異衆嶢崎僻處今人不知求道於平常中恰好處輒先揷脚於乖異中嶢崎處竟致無望於循序入道而反歸於索隱行怪甚可歎也

自古有賢智之過不屑於學問者在所不論其或從事於學者率多有自喜欲速之弊自喜則不聽人言欲速則不究衆理如是而望其近聖

人之門牆豈不如卻步而求前乎
斷置百雜社門理業大尊息而極操約如忠信
篤敬參前倚衡等聖賢至訓皆不以空言視之
必期於吾身親見而實驗之
知行二者如兩輪兩翼互爲先後相爲輕重故
聖賢之言有先知而後行者有先行而後知者
先知者非盡知而後始行也先行者非盡行而
後始知也自始知至知至至之始行至知終終
之貫徹相資而互進也
非知難而行難非行難而能眞積力久爲尤難

古人苟志於學不以窮苦而廢窮而遂廢初非
志學者

人之爲學必有所發端興起處乃可因是而進
也

中庸博學以下至雖柔必強眞是子思喫緊爲
人處在晩學尤爲當病之藥

古人眞見義理之無窮故其虛心造道之意亦
無窮

人之爲學趨向正當立志堅確爲貴

爲學若眞實著力研窮著脚推行積漸積久其

間必有所深善亦必有所深疑可指出以與同志往復論難苟爲不然嚮道之意雖切願學之志雖懇實未曾下手用工讀書泛泛度日悠悠義理未精踐履有違往往環顧㑹中與不學之人初無相遠徒以是慨然發歎非但無益於此反以取笑於流俗非細故也

人有實積而華發德充而譽溢者名之所歸詬亦隨之苟欲避名終無爲善之路今人之於人顯斥其爲善公排其向學曰惡近名也戒名患也至於爲善而自怠向學而中廢其自諉亦然

舉俗日趨於頹壞惟當不以自外至者入於靈臺而益俛焉孳孳以庶幾終無愧於名可也

凡看道理務索於高深隱賾而不肯就平實坦明處俯首下心做得親切工夫遽自謂見識已高更無求進之意又緣無親切工夫故久而無意味之可悅則只自罷休而已

陳簡齋詩云莫嫌啖蔗佳境遠橄欖甘苦亦相并此本言涉世之味而爲學亦猶是也初間須耐煩忍苦咀嚼玩味不以不可口而厭棄之至於積功之多漸覺苦中生甜歲月既深則蔗境

之佳當自漸入
不能致詳徒恃其一言半句而欲有得焉則是
使人妄意懸想大言誑嚇而卒陷於欺天罔聖
之罪矣

答栗谷先生書曰窮理居敬雖相首尾而實是
兩段工夫切勿以分段爲憂惟必以互進爲法
勿爲等待卽今便可下工勿爲遲疑隨處便當
著力虛心觀理勿先執定於己見積漸純熟未
可責效於時月弗得弗措直以爲終身事業理
至於融會敬至於專一皆深造之餘自得之耳

豈若一超頓悟立地成佛者之略見影象於恍惚冥昧之際而便謂一大事已了也耶

爲學只在勤苦篤實無間斷則志日強而業日廣矣切勿依靠他人亦勿等待後日可也

常人之學所以每至於無成者只緣一覺其難遂輟而不爲若能不疑不輟毋以欲速而過於迫切毋以多悔而至於撓奪講究踐履久久漸熟則自當見意味浹洽眼自明快

象數者至理所寓精微深妙亦非身外事然卻被日夜留心於此亦覺德性上工夫不能專一

不無害事而況他事乎故心能主宰則物各付物物不能爲心害心不能主宰則雖作詩寫字遊山玩水程朱之門皆以爲戒者爲此故也科擧之習聖賢之學內外本末輕重緩急之序判然如霄壤學者誠能審擇而勇凌以其孜孜向道之誠易其汲汲馳外之心本之性分而求之方冊則凡古聖賢一言一行皆可師法若記誦是力剽竊爲工苶然終日役心於利之一字則其終身所役者亦不過此一字而已夫人之責重於士者如何而士所以自處者如此寧不

爲吾徒之羞病而俗人之口實也
看史抄書昔之躬行君子非不爲此事但不於
本原心地上細加涵養省察直內方外之工而
惟以匆匆意緒日向故紙堆中尋逐已陳底粗
迹捘攞抄掇以是爲能事而止則是無蓄德尊
性之功而反益麤心浮氣之長矣
自非顏子之如愚未有默然無言而能爲學者
過自慎默雖朋友間未嘗一言及於論學此僅
足以取容於末世非所以博學詳說而期於入
堯舜之道也

敬是入道之門必以誠然後不至於間斷言行錄下同

君子之學爲己而已如深山茂林之中有一蘭草終日薰香而不自知其爲香正合於君子爲己之義

栗谷先生曰後世之道學不明不行者不患讀書之不博而患察理之不精不患知見之不廣而患踐履之不篤察之不精者由乎不領其要踐之不篤者由乎不致其誠領其要然後能知其味知其味然後能致其誠全書下同

聖人之德與天爲一神妙不測雖似不可企及誠能積累工夫則未有不至者也

先學朱子然後可學孔子

心爲身主身爲心器主正則器當正但不可任其自正不爲檢攝故大學之序修身在正心之後其用功之方不過容貌視聽言語威儀一循天則而已形色天也一身之中孰無天則者乎格致所以明此則也誠正修所以蹈此則也二者備後可臻踐形之域人或有修飾容儀而內無操存之功者固穿窬之比不足議爲若其天

資寡欲而坦率自樂以爲但當內正其心不必拘拘於外貌者亦不可入道終爲俗中好人而已况外貌不莊中心亦懈未可保其不流於放蕩也哉

天有實理故氣化流行而不息人有實心故工夫緝熙而無間人無實心則悖於天理矣

學固當博不可徑約但趨向未定立志未固而先事乎博則心慮不專取捨不精或有支離失眞之患必先尋要路的開門庭然後博學無方觸類而長矣

學者終身讀書不能有成只是志不立耳志之不立其病有三一曰不信二曰不智三曰不勇所謂不信者以聖賢之言爲誘人而設只玩其文不以身踐故所讀者聖賢之書而所蹈者世俗之行也所謂不智者自分資質之不美安於退託不進一步故所讀者聖賢之書而所守者氣稟之拘也所謂不勇者人或稍知聖賢之不我欺氣質之可變化而只是恬常滯故不能奮勵振發故所讀者聖賢之書而所安者舊日之習也人有此三病故君子不世出六籍爲空言

苟能深信聖賢之言矯治不美之質實下百千之功終無退轉之時則大路在前直指聖域何患不至乎

量之不弘出於氣質之病恢德量無他工夫只是矯氣質之一事

人性本善無古今智愚之殊聖人何故獨爲聖人我則何故獨爲衆人耶良由志不立知不明行不篤志之立知之明行之篤皆在我豈可他求哉

人之容貌不可變醜爲姸膂力不可變弱爲强

身體不可變短爲長此則已定之分不可改也惟有心志則可以變愚爲智變不肖爲賢此則心之虛靈不拘於稟受故也莫美於智莫貴於賢何苦而不爲賢智以虧損天所賦之本性乎人存此志堅固不退則庶幾乎道矣

人雖有志於學而不能勇往直前以有所成就者舊習有以沮敗之也必須大奮勇猛之志如將一刀快斷根株淨洗心地無毫髮餘脈而時時每加猛省之功使此心無一點舊染之汚然後可以論進學之工夫矣

必以忠信爲主而勇下工夫然後能有所成就黃勉齋所謂眞實心地刻苦工夫兩言盡之矣

○收斂身心莫切於九容進學益智莫切於九思

○每日頻自點檢心不存乎學不進乎行不力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俛焉孶孶斃而後已常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底意思存諸胷中

余幸生朱子之後學問庶幾不差

學問之術大要有三曰窮理也居敬也力行也如斯而已窮理非一端內而窮在身之理視聽

言動各有其則外而窮在物之理草木鳥獸各有攸宜居家則篤倫正義之理在所當察接人則賢愚邪正之別在所當辨處事則是非得失之幾在所當審必讀書以明之稽古以驗之此是窮理之要也居敬通乎動靜靜時不起雜念湛然虛寂而惺惺不昧動時專一不二不三而無少過差持身必整齊嚴肅秉心必戒謹恐懼此是居敬之要也力行在於克己以治氣質之病柔者矯之以至於剛懦者矯之以至於立厲者濟之以和急者濟之以寬多欲則澄之必至

於淸淨多私則正之必至於大公乾乾自勗日夕不懈此是力行之要也三者俱修並進則理明而觸處無礙內直而義形於外己克而復其性初誠意正心之功蘊于身而睟面盎背刑于家而兄弟足法達于國而化行俗美矣

洙泗之所謂博文約禮卽洛閩之所謂居敬窮理也只此四字撮之而不盈一掬放之則彌滿六合學者舍此四字更無下手處

博文約禮二者於聖門之學如車兩輪鳥兩翼

學者先須立志直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

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爲標的退托自
畫之念姑息自恕之習不可毫髮萌於胷次至
於毁譽榮辱利害禍福一切不動其心奮發策
勵必要作聖人而後已
學問非謂兀然端坐終日讀書也只是日用間
處事一一合理之謂也
道之不明不行厥惟久矣儒名者千而求道者
一求道者千而知道者一知道者千而行道者
一行道者千而守道者一所謂儒名者服孔子
之服誦孔子之言趨名逐利苟求富貴以經傳

爲干祿之具以仁義爲分外之事孰肯志於仁
而無惡者哉此所以儒名者千而求道者一也
所謂求道者拔乎流俗心欲求道而正學不明
異端塞路高明之資尚被所誑况乎中人以下
者耶此所以求道者千而知道者一也所謂知
道者發軔正路不惑邪歧窮理格物知止有定
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其
人欲之私此所以知道者千而行道者一也所
謂行道者視聽言動莫不由禮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而全體不息君子所難任重道遠竟莫之

致此所以行道者千而守道者一也苟能守之
矣則欲罷不能終至於化矣
先須大其志以聖人爲準則一毫不及吾事未
了
德進則才亦生
學問之功只在存心不苟應事以正而已此心
誠實在義理上則終日應俗而能不失其正此
心不誠若存若亡則雖終日正坐讀書亦無所
益
丈夫不學則已學則當以古之聖賢成德者爲

休歇處豈可畫地而退虧簣而止乎然苟無師授則難以自達雖聖人猶且從師而問焉況衆人乎

爲學在於涵養本原變化氣質溫繹舊得而日有新知毋滯前見毋隨因循精之以問辨守之以涵養擴之以踐履以臻高明廣大之域則其學可成矣

信道未篤而先事於文和順未積而先發英華則其不幾於重外而輕內玩物而喪志乎

今人旣以道學爲高遠難行而且以古今異空

爲不易之定論夫自開闢以來至于今日不知其幾千歲而天地混淪磅礴之形猶舊也山川流峙之形猶舊也草木鳥獸之形猶舊也以至於斯人之宮室衣服飲食器用皆因聖人之制作以養其生不能廢闕而獨於天敘天秩因人心本天理亙萬古而不可變者則乃安於斁敗以爲終不可復古者抑何見歟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

志之不立由怠而無誠誠則不怠怠則不誠

人之所見有三層最下一層聞人言而從之者

也中一層望見者也上一層履其地而親見者也譬如有一高山山頂之景勝妙不可言一人則未嘗識其山之所在徒聞人言而信之故人言山頂有水則亦以爲有水人言山頂有石則亦以爲有石旣不能自見惟人言是從一人則因他人之指導識其山之所在擧頭望見則山上勝妙之景渙然滿眼旣自望見有必欲親履其境求上山頂者又有自以爲樂以是爲足不求上山者於望見之中亦有自東而見其東面者自西而見其西面者有不拘於東西而見其

全體者雖有偏全之異皆是自見也一人則既望見勝妙之景樂之不已褰衣闊步勉勉上山既窮其山頂則勝妙之景皆爲我物又非望見之比矣大槩有是三層而有先識其山之所在雖不能望見而上山不已一朝到于山頂則足目俱到便爲己物者（曾子之類）又有不識其山之所在而偶行山路雖得上山而元不識山又不望見山頂故終不能到山頂者（司馬溫公之類）以此取諭則今之學者大槩從人言者也若孔門弟子及程朱門下之根基不全不淺者皆望見一面者

也曾點則望見全體而以是爲樂不求上山故終於狂者而已所見之物安得爲己物乎若顔曾思孟周程張朱則不止於望見而親履其境者也顔子明道用功甚易譬如人之所處去山頂本不遠故舉目移足不勞而至若聖人則本在山頂者也雖本在山頂而無窮勝妙之景不可不待周覽故雖以孔子之生知安行若禮樂名物制度器數則必問於人而後知之也若伯夷柳下惠之徒雖極其山頂而各處一面不能以全體爲己物者也若異端則所謂山頂者非

此山也更有他山山頂有可驚可愕之物荆榛
塞途而慼者乃從之不亦悲哉
沙溪先生曰學問之道無他討論聖賢之言求
其義理之精必須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無事之
時此心渾然惺惺不昧澹若止水及其念慮之
發察其公私理欲之分克私猶恐不猛擴充猶
恐不廣則日用云爲之間自得天理之正千古
聖賢相傳旨訣不過如此遺稿下同
君子明萬物之理通幽明之故開物成務乃其
事業也

張子曰以己心爲嚴師凡日用動靜必須從令於天君察其公私是非而行之則雖不中不遠矣司馬溫公曰吾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一念之微一事之細皆存誠敬無愧於屋漏則心身安舒洞徹矣吾自少以此二說常常服膺而不能踐行

尤菴先生曰朱子之學以窮理存養踐履擴充爲主而以敬爲通貫始終之功至於臨簀而授門人眞訣則曰天地之所以生萬物聖人之所以應萬事直而已明日又請則曰道理只如此

但須刻苦堅固蓋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孟子所以養浩然之氣者亦惟此一字而已是孔孟朱三聖同一揆也然不能讀書明理則以不直爲直者亦有之矣大全下同

理未嘗不該於事事未始不本於理要當體之於身驗之於行必至於道全德備而後已

孟子之所以爲眞正大英雄不過知言養氣二者而已知言是窮理之效養氣非集義則不可此豈外於日用間哉

聖人之事學者之功無踰於勤勵不息

讀書而窮格持敬以涵養使其踐履日益篤擴充日益遠則所謂道者忽不覺其在我矣

天下道理有第一義有第二義其就第二義者不可與下層者同科然其失於第一義則均

朱先生送子從學戒以勤謹二字及其將沒托諸生以堅固刻苦四字此始終六字豈非後學沒身佩服者乎

人知稟父母之精氣而生而不知此精氣皆從天地而來苟知從天地而來則當知所謂天地爲一大父母者非虛語也人皆知不順父母之

命爲不孝而不知不順天地之理者爲大不孝

戕之甚也

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者講學之

事也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者主

敬之事也辨人欲而克之者講學之要也明天

理而復之者主敬之功也

學貴知要事在誠實

若不用力於變化氣質之工而徒守性善之說

冀其入於聖賢之門則是殆不稼而求穡

學者於古人成法猶匠者之有模陶者之有範

學者於禮節威儀專不致力其害於爲仁之工者甚大

孔門諸子聰明才辨不爲不多而卒得其宗乃質魯之曾子而已然則學之爲道豈文華之可與哉

與人講論亦有兩段讀書之際有所疑晦從人辨質以祛疑惑者此爲己之學也至於持不逮之見喜立新說以自爭競者此爲人之心也毫釐之間便有公私此不可不察也

樹立事業要名後世誠是學者之大病

夫人爲學無所勉慕準則則如射者之無的行者之無止也

聞一善行其善明一理推其理不使學問從肚裏過然後乃爲有益矣

初學雖未遽知天命性道之奥而須知此等名目然後可以漸向這裏去

所謂學者不出於心而體用相資動靜相涵何嘗有判然而不相入者然其內外細大之分亦不無畧有界限者此則終不當袒混也朱先生所謂同中見其異異中見其同者眞可精察

人之生也具萬物之理會八風之氣其爲體也初無限量而只以局於形質之偏蔽於物欲之私故米鹽而小隙穴而狹左遮右攔明此暗彼其終也使其七尺之軀亦無以自安焉又焉有廣大坦蕩廓然平曠之田地哉必須從事於古人之訓變化其氣質克去其物欲則天地之量卽吾之量而四通八達都無內外向背遠近邊際之限矣

聖賢之教莫大於求仁若其用力之方則所謂克復敬恕等說詳矣豈可捨此而他求哉

上自帝王下至士夫所以爲學者不過大學之道而已

學問之道有四者格致存養省察力行是也而存養則貫終始聖人豈可遽學只循循做將去自可到非如釋氏可以一朝頓悟

無進爲之實而徒取虛名者固不足言而欲諱學之名而沮其趣向之志者非徒無勇其爲私之害也反有甚焉

朱先生嘗以切要一言敎門人只取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二章爲用力之地

非謹則無以主其敬非勤則無以革其惰已用力而益用力焉則眞見其實有無限好事

嘗見困憊昏睡不能讀書者責曰何其昏劣吾昨日登陟而夜分看書古有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之語勤勞則病無自而入氣力亦壯實不息而有用故也

濂溪及朱子每說幾字程子每說敬字橫渠每說豫字四先生之學殊途同歸三字之義相爲表裏也講義通編

近思續錄卷之三

致知讀書　凡八十三條

退溪先生曰自吾性情形色日用彝倫之近以至於天地萬物古今事變之多莫不有至實之理至當之則存焉卽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故學之不可以不博問之不可以不審思之不可以不愼辨之不可以不明而四者之中愼思爲尤重思者何也求諸心而有驗有得之謂也能驗於心而明辨其理欲善惡之幾義利是非之判無不研精無少差謬則所謂危微之故精一

之法可以眞知其知此而無疑矣（文集下同）

窮理而驗於踐履始爲眞知

窮格不可向幽深隱僻處求大而君臣父子細而日用事物皆就坦然明白平實處求其是處當然處究得精微之蘊又推類旁通則其所以然之妙只於此中得之非別有得妙之工夫

義理之學精微之致必須大著心胷高著眼目切勿先以一說爲主虛心平氣徐觀其義趣就同中而知其有異就異中而見其有同分而爲二而不害其未嘗離合而爲一而實歸於不相

雜乃爲周悉而無偏也

吳子强問化而知裁先生曰常人之學雖益而不自知是不知所裁者也惟聖人自十五至七十漸進而至極所謂化也而能就其中知其立知其不惑知其知天命知其耳順知其不踰矩所謂知裁也

一日出示八陣圖說曰此亦格致一端讀書之暇可以留意究觀也言行錄

栗谷先生曰學者不先格物而欲之聖人之道譬如夜半披荆棘涉山川而欲行路也安往而

之法可以眞知其如此而無疑矣文集下同

窮理而驗於踐履始爲眞知

窮格不可向幽深隱僻處求大而君臣父子細而日用事物皆就坦然明白平實處求其是處當然處究得精微之蘊又推類旁通則其所以然之妙只於此中得之非別有得妙之工夫

義理之學精微之致必須大著心胷高著眼目切勿先以一說爲主虛心平氣徐觀其義趣就同中而知其有異就異中而見其有同分而爲二而不害其未嘗離合而爲一而實歸於不相

沙器所

易字田二斗落結八卜四束

榆谷

輶字田垈結三十二卜九束

不道窮哉（全書下同）

窮格之際或有一息而便得者或有精思而方悟者或有苦思而未徹者今遇事理會及看聖賢之語若心慮澄然略綽一見便會於心無少可疑則此一息便得者也若更生疑慮則反晦眞見如或思而未得則專心致志抵死血戰至忘寢食方有所悟又或苦思之久終未融釋心慮窒塞紛亂則須一切掃去使胷中空無一物然後卻舉起精思猶未透得則且置此事別窮他事窮來窮去漸致心明則前日之未透者忽

有自悟之時矣

理之在物在身者皆所當窮近思而類推無所不盡則一物之細一事之微莫不洞明其理

道理不必聰明絕人者乃得見之雖氣稟不能高明通徹若積誠用功寧有不見之理聰明者見之易故反不能力踐而充其所見誠積者用功之深故既見之後易於力踐矣

○道理須是潛思自得若專靠人言何時有定見

道理難看最忌執著一邊

學者見道之大意則不自以爲知見道之一偏

則自以爲知譬如人見中原者不以小國之見爲大只見小國者則必自以爲大也

顏子窮理素明天理人欲如見黑白故直從事於克己復禮無毫髮未瑩之疑今人從前無窮理功夫直欲克己則不知何者爲己何者爲禮或有反以己私爲天理者矣此所以格物致知爲大學之始功也

問物理元在極處豈必待人格物後乃到極處乎曰此問固然譬如暗室中冊在架上衣在桁上箱在壁下緣黑暗不能見物不可謂之冊衣

箱在某處也及人取燈以照見則方見冊衣箱各在其處分明然後乃可謂之冊在架衣在桁箱在壁下矣理本在極處非待格物始到極處也理非自解到極處吾之知有明暗故理有至未至也

尤菴先生曰物之理雖本具吾心然非生知之聖而無格之之功則物何自而詣其極乎物詣其極然後吾之心亦隨之而豁然貫通矣(大全下同)

物譬如路格譬如人行此路夫路自人家門庭至於東海者如物之理自有始終本末也自人

行此路而言則曰格物自路到東海無復可行處而言則曰物格夫路自是元來本有底物豈於今日始乃運動而至海哉

辨之於絲棼之間者實窮理之端

知得底是心之靈知而不忘底是心之力

心有所疑惑則固當問而辨之思而察之以求其無所疑然後已焉者此實善學者之事切不可以蓄疑自欺終至於闇黮而無所知也

人之長短事之是非道之升降洞然無疑然後處事立言無不當理凡所云爲不期於公而自

無不公

古人格致必在小學涵養本源之後故爲學有所湊泊

人之所見切不可差所見差則所行雖善終與惡同歸矣司馬公帝魏而寇蜀故朱子謂溫公當三國時則便去仕魏其爲羞辱甚矣愚以爲東坡盛稱荀彧爲聖人之徒若生於當時則當與彧幷爲操謀臣矣是故窮理是大學第一大事而栗谷論人每以識見爲先矣

靜菴先生曰讀書非深味體認則無由識其旨

歸（文集下同）
若體認古書以爲某事可學而某事不可學則雖一講一張所得亦多不然則雖一講十張亦只爲虛文矣

退溪先生曰讀書之法凡聖賢言義理處顯則從其顯而求之不敢輕索之於微微則從其微而究之不敢輕推之於顯淺則因其淺不敢鑿而深深則就其深不敢止於淺分開說處作分開看而不害有混淪混淪說處作混淪看而不害有分開不以私意左牽右掣如此久久自然

漸覻其井井不容紊處漸見得聖賢之言横說竪說各有攸當不相妨礙處文集下同

答金惇敍書曰常習舊學則於方讀書有妨者此爲欲速之心所使故以此爲患也欲速故不惟不暇溫故方讀之書亦不暇精熟意緒悤悤常若有所迫逐本欲廣讀諸書而鹵莽遺忘厥終與初不讀一書者無異觀今日學者每坐此病畢竟成就得甚麽事業

書須成誦張子之格言亦非謂天下諸書盡欲其成誦也聖賢之書切於吾學者誦之而其誦

也又非若今之應講學者唇腐齒落之爲耳

凡讀書勤苦爛熟爲上質疑雖詳明文不上口洽心則終不爲己有何益之有

專無劇讀爛熟之功功分於細註盡看之煩想必久茫然如不讀也

通天下萬物只此一理故義理語言若儱侗合說則無不可同牽引指說則無不近似終無奈當初聖賢立言本意不如此不足以發明經訓適足以晦眞理亂實見此學者之通患古人所以終身講學惜日不足者豈不以義理微密易

差難明如此故耶

人之資質各有病痛其易達文義者以爲本無難曉似不復留意於浚求積功以爲實得之學其不及此者繳繞於文義而不能超脫似未易到得心融神會以趨於眞踐履處其或曾經看讀而知其說者又自信已篤往往有誤看處主張太過不復聽人說話此非小病

課程須嚴立志意須寬著所謂嚴立非務多也謂量力立課而謹守之也所謂寬著非悠泛也謂虛心玩繹而無急促也

凡看文義與講究道理必先虛心退步勿以私見爲主不論古人今人惟從其是處乃得其眞實恰好處也

尹彥明在程門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朱門敎人看書極是遲鈍日課不過一二章每云學者之於書不患不進而患不能退步所以然者此學專在於沉潛反覆精思熟玩久而後漸得其門路其貪多務得匆匆趨逐自不干學問事故也

大學修身之本入德之門故曰學者事中庸明

道之書傳心之法故曰敎者事也然非修身入德之學無以施明道傳心之敎非明道傳心之敎無以究修身入德之學此庸學之相爲表裏也

以四書五經爲本原小學家禮爲門戶

讀易是一項工夫

讀易以本義爲先

易乃理數淵源之書誠不可不讀但不如語孟庸學之切於學者日用工夫故先正或以爲非學之急其實莫急於窮理盡性之學也

朱書平實紆餘其用如布帛其聲如廟瑟其味如大羹

答李宏仲書曰孔子以不爲二南爲牆面韓公以不學詩書爲腹空自古安有不學詩書底理學耶晦翁盛年讀盡天下書窮盡萬理門人皆效法之覺於躬行功或稍疎故力言尊德性以捄一時之弊非謂不讀書専治心如象山之說也

凡讀史須看治亂之所由然後有益矣

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之說最關學者讀書

窮理之法言行錄下同

讀書止是熟既學而又加溫熟之功然後方能存之於心而有浹洽之味矣

讀書不必深求異意只就本文上求見在之義而已矣

小學所以成始大學所以成終也以作室比之小學如修正基址而備其材木也大學如大廈千萬間結構於基址也修正基址而不構其室則是無終也欲構大廈千萬間而不修基址則亦不能構矣此外他書皆爲修雜所入矣

先生自言吾得心經而後始知心學之淵源心法之精微故吾平生信如神明敬如嚴父

先生嘗得朱子全書于都下閉戶靜觀歷夏不輟或以暑熱致傷爲戒先生曰講此書便覺胷膈生凉自不知其暑何病之有人能讀此可知爲學之方旣知其方則必感發興起從此做工積習旣久然後回看四書則聖賢之言將節節有味於身上有受用處

栗谷先生曰入道莫先於窮理窮理莫先乎讀書以聖賢用心之迹及善惡之可效可戒者皆

在於書故也全書下同

凡讀書者必端拱危坐敬對方冊專心致志精思涵泳深解意趣而每句必求踐履之方若口讀而心不體身不行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先讀小學於事親敬兄忠君弟長隆師親友之道一一詳玩而力行之次讀大學及或問於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一一眞知而實踐之次讀論語於求仁爲己涵養本原之功一一精思而深體之次讀孟子於明辨義利遏人欲存天理之說一一明察而擴充之次讀中庸於性

情之德推致之功位育之妙一一玩索而有得焉次讀詩經於性情之邪正善惡之褒戒一一潛繹感發而懲創之次讀禮經於天理之節文儀則之度數一一講究而有立焉次讀書經於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一一領要而溯本焉次讀易經於吉凶存亡進退消長之幾一一觀玩而窮研焉次讀春秋於聖人賞善罰惡抑揚操縱之微辭奧義一一精研而契悟焉五書五經循環熟讀理會不已使義理日明而宋之先正所著之書如近思錄家禮心經二程全

書朱子大全語類及他性理之説空間間精讀使義理常常浸灌吾心無時間斷而餘力亦讀史書通古今達事變以長識見若異端雜類不正之書則不可頃刻披閱也

讀書雖貴成誦然若著意於記誦則不久生厭且無意味莫如玩索潛究之爲愈也

自有經傳以來士子孰不讀書然眞儒罕作其故何哉讀書只爲入耳出口之資不能爲有用之具故也渓懲此弊務精性理實之以躬行不使經傳爲空言

讀書要作實用

沙溪先生曰修身齊家莫切於家禮小學治心進學莫要於心經近思錄心經約而近思大也遺稿下同

嘗語尤菴先生曰嘗受近思錄於龜峯龜峯極其英邁看書無碍謂人如己故一番讀過而專不解說余初茫然如未學也退而靜坐看來看去十分尋繹讀而思思而讀晝夜不已然後漸漸通曉千思百慮終未透然後請問焉讀書勤勞未見如我者也今爾看得容易看得容易者

知未必精知未精則守之不固此不可不知
綱目是朱子大事業實秦漢以後之春秋也
尤菴先生曰讀書自非誠心典學者易至於怠
惰間斷此則常人之通患也其或好之而又不
免貪多務得怱迫涉獵無溪沈醲郁之意則頃
刻之間心闌氣衰卒歸於廢弛故必從容沈潛
優遊厭飫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而察此理
於紛糾繁拏之間使之心與理一漸涵透徹則
自然中心悅豫欲罷不能矣（大全下同）
讀書有二益理明與心存

讀書之際浮念之傷生者不勝其紛然此無術可以醫治覺得紛然便卽輟讀掩卷或瞑目靜坐或改換他書中所嘗喜悅於心者諷詠一番則頗見退聽

須討一靜室斷卻閒出入除卻閒言語息卻閒思慮端坐存心晝讀夜思庶幾心路漸開天理漸明切不可悠悠放過自欺欺人而已

聖人亦有讀易絕韋之文自古聖賢未有不讀書者然若氣病而不能則只有看來看去使心目爲一而理與心爲一則不期於見功而自有

其功曾聞栗谷先生不曾出聲誦讀而惟以沈
潛諷詠爲事
須見聖人不我欺然後始是眞讀書人
讀書者必有平日所誦者然後可用不讀三四
百遍文理不達也
凡讀書初不知有疑讀漸多漸漸有疑讀之旣
熟則疑漸釋以至於無無疑然後始是眞讀書
朱子曰徐徐乎無欲速也汲汲乎無欲惰也此
實讀書窮理之節度也
朱子每令學徒讀書精熟以范雎得寸王寸得

尺王尺之語比之蓋秦人初不能有爲於天下及睢敎以遠交近攻之策而遂取天下讀書亦當務精而勿貪廣雜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積以歲月莫之間斷則自底學博而義精正如遠交近攻而取天下也

專讀一書氣倦意闌則略看他書以新意思不妨

凡看文字如欲太詳則反爲成病

嘗聞讀書之法自有味而至無味自無味而至有味始是眞讀書

寒暄尊小學靜菴尊近思錄退陶尊心經栗谷尊四書沙溪尊小學家禮蓋爲學必先有入頭處然後漸有意味

人有不習四書而務博經書者先生戒之曰朱子以爲經書義理不如四書之明白而一生用功多在四書後學亦可熟讀四書而後方可學經書也

讀易欲知原初所以作則必須先讀啓蒙不然則茫然不知其本末先後矣程傳雖義理極其精密而時有與本經不相干者本義則一本於

經而立言故與傳相異者多矣文元公以爲不知啓蒙而講周易如不持尺度而欲知長短

易有象數據而推之則庶幾知其義中庸既無象數之可以摸捉者只言其無窮之義理朱子所謂中庸多言上達處是也

聖人之事莫大於春秋而春秋之義莫大於尊王

春秋既曰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則聖人之微辭奧義雖不可得以知而只將聖人筆削之義毋

強通其所難通而只於天理王法民彝物則之不可易者講而明之則雖使聖人家奴復出於地中可也

程傳胡傳只以程傳胡傳讀之而不以易春秋看則其精密義理謹嚴法律自爲一書而於讀者大有益矣

二程書時有聱牙難讀處且其門人所記遺書時有違失先生本旨者故朱子擇其精要者入於近思錄不若先讀近思知義理意趣然後可及全書也

朱書通透灑落明白逶曲絕無艱澀險阻之態故義益深而文益暢理愈密而辭愈達使人讀之娓娓猶恐其易終諷詠之間不覺其犂然而意會躍然而神興矣

朱先生書牘無非博文約禮之事而大規模嚴心法皆在其中

以朱門旨訣尋箇路逕以小學補於後而循環乎四子日浸月漬忽不自覺其心與理會

人言欲爲文章則讀四書不可必讀莊馬及外家書可也曰豈其然乎雖不取義理而只爲文

章捨四書不可

近思續錄卷之三

近思續錄卷之四

存養　　凡六十九條

靜菴先生曰所謂操存者非必每存善念也但矜持虛靜敬以直內雖非應事接物之時而常惺惺之謂也文集下同

整齊嚴肅則自然主一無適而應物精當言動中禮常人之不能若此者不能齊肅故也夫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者乃不昏惰之工夫

心須廣大寬平而不可有物持心之方莫先於敬而欲以敬直內則未免有揠苗助長之弊

戒心箴曰天地絪縕大化惟醇氣通而形理承其眞斂括方寸萬象彌綸渾然昭晣神用不忒充徹著顯式揭人極擴準四海功蹟位育偉哉靈妙於穆天通巍巍堯業亦此之衷然體活虛物感無從情熾紛拏潛移厥志闔然沈昏蕩乎奔駛眇綿晷刻衆慝恣萃彝倫旣斁天壤易位生意遂遏羣品不遂自絕速禍癸辛之塞君子是懼動靜有養敬以內持義以外防惺惺介然視聽有常祇栗室幽上帝臨赫凜然自守神明肅肅涵濡勿替循循允修涓涓其澄浩浩其流

發揮萬變卓然皦日義形於事仁溥於物冲融
和粹盎然兩間嗚呼操舍善惡攸關古聖授受
只傳心法難明者理易流者欲惟精惟一庶存
其德克非如敵發端若茁察守惟密中執屬屬
存心太極永保無斁

退溪先生曰心爲萬事之本性是萬善之原故
先儒論學必以收放心養德性爲最初下手處
乃所以成就本原之地以爲凝道廣業之基而
下功之要亦曰主一無適也曰戒愼恐懼也二
者不可闕一而制於外以養其中尤爲緊切故

三省三貴四勿之類皆就應接處言之是亦涵養本原之意也文集下同

心苟失養性不能獨存

未有不養心而能眞知性者

答金惇敍書曰爲學惟當敬以爲主動靜不失則思慮未萌也心體虛明本領深純思慮已發也義理昭著物欲退聽紛擾之患漸減分數積而至於有成此爲要法所云一事方思雖有他事不暇思之此亦心無二用主一工夫然一向如此恐又有礙理處且如今人亦有視聽皆至

手足幷用時節苟一於所聽而所視全不照管一於手容而足容任其胡亂則奚但於事一得一失而已其不照管任胡亂處可見其心頑然不靈便是心失其官處以此酬酢萬變豈能中節哉所謂九思各專其一是就一事上說心無二用之理若遇衆事交至之時或左或右一彼一此豈可雜然而思旋思旋應只是心之主宰卓然在此爲衆事之綱則當下所應之事幾微畢見四體默諭曲折無漏矣蓋人心虛靈萬理本具未感之前知覺不昧苟養之有素固不待

件件著患而有旁照泛應之妙不獨聖人爲然中人以下不可謂盡不然也若徒曰一事方患不暇他事則恐未免反爲此事所累而成支離畔援之病也

收斂妙用屛止閒思

○欲存無形影之心必自其有形影可據處加工不就容貌辭氣動作衣冠上做持敬工夫亦無捉摸心神處矣

心中不可有一事此爲持敬之法聖門之學心法之要正在於此苟能從事於此眞積力久一

朝有得焉則心之於事物未來而不迎方來而
畢照既應而不留本體湛然如明鏡止水雖日
接萬事心中未嘗有一物安有爲心害哉
存心法平平存在略略收拾處能接續用工至
於純熟則自然心地虛明不累於事物非有意
放下而自放下矣
靜存齋箴曰皇降吾衷本眞而靜云胡未渝斲
喪其性外物膠擾日以心競情熾欲蕩百慮千
歧顚冥不止老洫堪悲不求其本曷能存之其
本伊何主靜爲則觀天之道元自貞發察地之

用闢是翕力反躬艮背驗其一理外無妄接齋如軍壘內無妄念湛如止水靡有將迎恒存戒懼一體淵微萬理森具迨其應用遊刃庶務由定而明由當時措各止其止動亦靜爾非若老佛靜耽動鄙墮落一偏滅常淪法嗟維此義聖賢遺躅孔云定靜孟論夜氣周程益闡楊羅浚味至于延平以詔考亭考亭始入由此門庭遂大用敬集厥大成在我後學寧不遵式靜以立本敬貫本末交致其功久乃有得

靜處專一非難鬧處專一爲難

古人爲學雖曰勤苦一則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一則發禁躁妄內斯静專今不務此而先要制縛此心故易生病

怠惰則欲熾情流而不宴不息惟能敬則心淸氣定可以安養調息故人能知宴息亦以敬而非以怠惰則可與論敬之理矣君子晝居於外則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夜處於內則惕厲不欺寢亦不尸無時而不敬也

謹獨爲日用親切工夫蓋酬酢處旣常戒謹而於獨處尤當加謹耳

平居無事是涵養本原地頭外儼若思中心主一惺惺然時也一念之萌但遏其邪而存其理爾一切排遣不得蓋無事時固當靜以存養然如有所當思而思能主一無走作是乃動中之靜恐無害於持心也聖人之主靜所以一天下之動非謂其泯然無用也學者之求靜所以立萬用之本非欲漠然不應也故主靜而能御動者聖賢之所以爲中和也耽靜而絶事物者佛老之所以爲偏僻也

靜而涵天理之本然動而凌人欲於幾微至於

純熟則靜虛動直日用之間雖百起百滅心固自若而閒雜思慮不能爲吾患彼莊列之徒徒知厭事求靜而欲以坐忘爲道之極致殊不知心貫動靜該事物作意忘之愈見紛拏至其痛絶而力滅之則流遁邪放馳騖於汗漫廣莫之域豈非坐忘便是坐馳也歟

求放心淺言之則固爲第一下手著脚處就其深而極言之瞬息之頃一念少差亦是放顔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只不能無違斯涉於放惟顔子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不復萌

亦爲求放心之類
明道寫字時甚敬固非要字好亦非要字不好但敬於寫字而已此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見於事者乃聖賢心法如此不獨寫字爲然也

口腹節適所以養氣義理準則所以養德

所謂放心非止謂逐物營營奔馳之心一刻一念些少走失皆放也所謂求非謂一日一餉乍然尋求捉住便爲終身爲學之基本蓋日日念念在在處處才覺有透漏便卽收攝整頓得惺

惺是之謂求

人之持心最難嘗自驗之一步之間心在一步亦難言行錄下同

古人盤盂几杖皆有銘但心無儆省之實則箴書滿壁亦何益哉爲學如張横渠晝有爲夜有得言有教動有法瞬有存息有養則此心常存而不放矣何待於揭座右也

靜坐然後身心收斂道理方有湊泊處

先生自少至老不喜羣居獨處一室涵養本原

李宏仲問動時此心尤難收拾曰莫如主靜而

立其本曰心中或有如翻車樣者何也曰心氣
未定貼故然耳心本虛靜若能定貼安有如是
紛擾底氣象
靜中莊敬之際雖或免放倒若宴飲酬酢之時
或不免弛放走作此平日所以凜然戒懼者也
○問持敬工夫曰如滉者朝暮之頃或有神淸氣
定底時節儼然肅然心體不待把捉而自存四
肢不待羈束而自恭謹意以爲古人氣像好時
必是如此但不能持久耳
初學莫若就整齊嚴肅上做工夫不容尋覓安

排只是立脚於規矩準繩之上戒謹於幽暗隱
微之際不使此心少有放逸則久而後自然惺
惺自然不容一物無少忘助之病矣
血肉之軀自少全無檢束一朝遽欲靜坐收斂
則豈無拘束之病須是堅耐辛苦無悽活時節
更歷歲久然後方無拘束之病若厭拘束而待
其自然則是乃聖賢百體從令恭而安之事非
初學所可能也拘束之病實由持敬之工未至
安肆日偷故也心若惺惺無所怠放則百體自
然收檢而從令矣

嘗往琴聞遠家山蹊頗險去時按轡警馭心常不弛及還微醉頓忘來路之險縱然安行如履坦途心之操舍甚可懼也

栗谷先生曰收放心爲學問之基址故先正教人靜坐且以九容持身全書下同

未發時此心寂然固無一毫思慮但寂然之中知覺不昧有如冲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也此處極難理會但敬守此心涵養積久則自當得力所謂敬以涵養者只是寂寂不起念慮惺惺無少昏昧而已

問未發時亦有見聞乎曰若見物聞聲念慮隨發則固屬已發矣若物之過乎目者見之而已不起見之之心過乎耳者聞之而已不起聞之之心雖有聞見不作思惟則不害爲未發也

敬是用功之要誠是收功之地

心之本體湛然虛明如鑑空衡平感物而動七情應焉者心之用也惟其氣拘欲蔽本體不能立故其用或失其正其病在於昏與亂而已昏之病有二一曰知昏謂不能窮理昧乎是非也二曰氣昏謂怠惰放倒每有睡思也亂之病有

二一曰惡念謂誘於外物計較私欲也二曰浮念謂掉擧散亂相續不斷也常人困於二病未感物時既失未發之中矣其感物也豈得已發之和乎君子窮理以明善篤志以帥氣涵養以存性省察以去僞以治其昏亂然後未感之時至虛至靜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及其感也無不中節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與天地同其舒慘矣

仁義之心人所同受而資稟有開蔽眞元之氣人所同有而血氣有虛實善養仁義之心則蔽

可開而全其天矣善養眞元之氣則虛可實而
保其命矣其養之之術只是無所撓損而已天
地氣化生生不窮然一息之停人之氣與天地
相通故良心眞氣亦與之俱長惟其戕害多端
所長不勝其所消轉輾梏亡故心爲禽獸而氣
至夭札可不懼哉害良心者耳目口鼻四肢之
欲而害眞氣者亦不出是欲焉然則養心養氣
實是一事良心日長而無所戕害終至於盡去
其蔽則浩然之氣盛大流行將與天地同其體
矣先生脩夭雖有定數在我之道有以盡之矣

豈不自慊乎

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一生受用不盡

欲見天理之妙當自愼獨始

此心不定則理難見故以主靜爲本

執事專一此亦定心工夫

必須內正其心不爲物誘然後天君泰然而百

邪退伏

保養正氣所以矯治客氣

氣役於心則心有主宰而聖賢可期心役於氣

則七情無統而愚狂難免

明天理人欲之分適飲食節宣之宜喜怒當理動靜遵道養氣養德合而爲一

心定者言寡定心自寡言始

戒愼恐懼四字勿令有壓重意思

身得其寧然後心得其養心得其養然後性得其全是故聖賢之學既持其志又養其氣使血氣充完眞元不耗以助養心之功其勢不得不然也孔子大聖而愼乎疾程子大賢而戒忿生此豈區區爲延年益壽之計哉將以養心而全其性也

沙溪先生曰爲學之本先主於敬不愧屋漏工夫最緊要遺稿下同

必須先立本體然後隨其發動處省察加工方有摸捉

心體虛明如明鏡止水喜怒憂懼之來如浮雲之過空不可使少有之也經書辨疑

尤菴先生曰學問之要莫切於敬之一字而敬字之義莫要於畏苟能朝夕顧諟惕然悚然常如上帝之實臨其上鬼神之實在其傍則私意無所容而天理自然明矣雖以畏存心而苟不

以誠持之則所謂良者若存若亾終無所巴鼻矣（大全下同）

爲學操持此心甚難此心旣存則看理省已皆無窒礙而自有條理矣

人能不以食色役其心而使之常存於腔子裏則常卓然如太一之中天以照萬國也

主一齋箴曰千古聖賢以敬相傳一貫之要孰此爲先第無形影孰明其義維昔河南有程夫子論以主一以詔來裔其一維何不參不貳靜而存心動而應事造次顚沛一主于此人欲日

消罔非天理逮至晦翁發揮愈至前後心法秋月寒水

方寸之間一有偏係是雖與邪思惡念有間而所以害天理者大矣此不待發之於外而庶事百爲已受其病矣

操則存者非如手執堅物用力之謂也只是謹愼畏敬則心自存而不放也

人有忘助之病者是私意也既無私意則純是天理而實體呈露妙用顯行自有鳶飛魚躍之象

人有是身便有此心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感而通一循乎理則雖寂感萬變不害爲本然之體矣惟梏於形氣之私則逐物於外奔走放逸頃刻之間忽然在四方萬里之表則所謂身者榾然一空殼而已雖曰有人之形實何異於土塊木偶哉

戒懼固尊德性之事然若無愼獨之工則何以極乎道體之大

操存涵養必與讀書窮理齊頭做去內外交養可無一偏之弊矣

涵養如讀書時沈潛義理心無他適者是也無事時此心澄然瑩然無有紛擾者亦是也故曰兼動靜

所謂敬者固當行於無事存養之時尤不可不行於有事省察之際也必須動靜如一然後始可言持敬之功矣

天下之樂孰有大於心無羞愧哉苟自屋漏之隱以至事爲之著一循乎天理之公而不雜乎人欲之私則廣大寬平體常舒泰而其爲樂非鐘鼓管絃之可比

孟子所謂操舍欲其察於舍之之病而操而存之使此心體動靜周流無所偏倚之事朱書劄疑

治心之法莫善於寡欲如使耳目之官不蔽於外物則一心常寧矣講義通編

近思續錄卷之四

近思續錄卷之五

力行　凡五十五條

靜菴先生曰七情之中惟怒易發當於應物之時秉心公明勿係於私怒可也文集下同

雖顏子亦不能無過但知非之後痛自刻責若有過失不自反求而更爲文飾則何事得其當乎

堯舜桀紂俱有七情而善惡懸殊者以其情之發有中有不中也雖善人爲氣所激則喜怒或過中焉人孰不欲爲善哉但能克去己私可學

聖人古人曰希顏亦顏要在用心剛

男女人道之大而人常失於慾終至於喪心顏子四勿是下手處

學者先務莫切於義利之辨私欲之萌皆出於利從念頭拔去根本然後可安於學矣

先生嘗從金文敬(名宏弼號寒暄)於熙川時年僅十七文敬得一美味將奉送母夫人守者不謹爲鴟鴟所攫文敬聲氣頗厲先生進曰先生奉養之誠則至矣而君子辭氣不可須臾放過也文敬不覺膝前執手曰我非汝師而汝實我師也

退溪先生曰誠意必審於幾微而無一毫之不實正心必察於動靜而無一事之不正修身則勿陷於一辟齊家則毋狃於一偏戒懼而謹獨強志而不息數者力行之目也而心意爲最關心爲天君而意其發也先誠其所發則一誠足以消萬僞以正其天君則百體從令而所踐無非實矣文集下同

心過爲一念之差如大學之四有五辟論語之意必固我孟子之納交要譽之類皆是心過當一一檢治也

不遷怒不貳過其地位甚高初學卒難著脚不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著力

眞剛眞勇不在於逞氣強說而在於改過不吝聞義卽服也

見人之善惡而尋己之善惡正是君子遷善改過點檢矯揉處

一時之悔過自新非難而能終始不變卓然立脚於頹波之中者爲難

飮食男女至理所寓而大欲存焉君子之勝人欲而復天理由此小人之滅天理而窮人欲亦

由此故治心修身以是爲切要也
每遇欲境便當揮勿字旗以退三軍而已更安
有他法哉
須以忍辛耐苦鼻吸三斗醋爲心則動心忍性
豈不有增益程子所謂若要熟也從這裏過者
眞有味
隨時隨處念念提撕件件兢業萬累衆欲灑滌
於靈臺五常百行磨礱乎至善食息酬酢而涵
泳乎義理懲窒遷改而懋勉乎誠一廣大高明
不離乎禮法參贊經綸皆原於屋漏如是積眞

之多自然義精仁熟欲罷不能而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中和之域矣

私者一心之蟊賊而萬惡之根本也欲去心賊拔惡根以復乎天理之純不深藉學問之功不可而其爲功亦難蓋一時一事之私勉強不行非難乎日萬事之私克去淨盡爲難雖或旣已克盡不知不覺之間忽復萌動如初此所以爲難是以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日乾夕惕惟恐頃刻怠忽而有墮坑落塹之患其心未嘗自謂吾學已至不患有陷於私邪

也
人惟不學故不知其不足不知其不足故聞過而怒也

聖人心如明鏡止水雖怒而不爲血氣所動雖避寇難而亦信寇不能違天雖不急德而終無滯物之累雖履虎尾而無恇㤼失措之心當滚患熟講求知吾心所以不及聖人心病處如何聖人所以異於衆人心其體段動用意患如何而就自己分上密切用功乃爲得之

人情於己不占一善而責人必欲全備

答奇明彥書曰讀示諭知滉創兩斧爲害欲消除防檢以免於坑塹之辱此意甚善顧滉乃是十許年前坑塹中人至於老病摧頹始得抽身出來猶且時時有暮歸喜獵之病常自懍惕以再見墮落爲戒何暇爲公謀耶然請以戰諭滉之於制欲如敗軍之將憤回溪之垂翅堅壁清野枕戈嘗膽厲兵誓士而敵自不至其或遇敵或多設方略不與交鋒而坐銷西羌之變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鑿城怒牛一舉而掃盪燕寇所樹發弩頃刻而斃死窮龐可也如公則自

負萬人敵之氣多多益辦之略四散四戰之地日與勁敵相遇將反驕卒反惰師律不嚴或與之邊狎雖幸而克之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更迭無已兵安得不疲氣安得不餒至此則其爲謀必出於下策以爲當持和戰並用之說或拔士王畿以赴戍申之役或運米枋頭以濟苻丕之飢則吾恐超乘之勇蓋未可恃而隸楚之兵已入於郢都矣故爲公計莫若濟河焚舟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無還心乃可以成功也

先生謙虛好問舍己從人人有一善若出諸己己有小失雖匹夫言之改之無吝色言行錄下同

少時與人遊獵醉而墜馬醒來痛自克責警省之心未嘗暫忘

栗谷先生曰克己工夫最切於日用所謂己者吾心所好不合天理之謂也必須檢察吾心好色乎好利乎好名譽乎好仕宦乎好安逸乎好宴樂乎好珍玩乎凡百所好若不合理則一切痛斷不留苗脈然後吾心所好始在於義理而無己可克矣全書下同

非禮勿視聽言動四者修身之要也禮與非禮

初學難辨必須窮理以明之但於已知處力行

之則患過半矣

如人色欲重則先節其色利欲重則先絶其利

此是勇猛克己之要法

克己爲切己工夫而變化氣質之要法

己之難克者惟忿與欲

量之小者其病有三一曰偏曲二曰自矜三曰

好勝偏曲者滯而不周不能公心以觀理自矜

者足於少得不能遜志以進德好勝者安於飾

非不能虛己以從善三者都是一箇私而已學
者當務克其私以恢其量以企及乎君子聖人
焉學進則量進
知懶爲病則治以勤篤知欲爲病則治以循理
知檢束不嚴爲病則治以矜莊知念慮散亂爲
病則治以主一病雖在已藥不外求
財利榮利雖得掃除其念若處事時有一毫擇
便宜之念則此亦利心尤可省察
凡遇事至若可爲之事則盡誠爲之不可有厭
倦之心不可爲之事則一切截斷不可使是非

交戰於胷中

須愼樞機人之過失多在言語

言語必愼重非文字禮法則不言以夫子不語

怪力亂神爲法

凡言除可戒可法外當一切不談

沙溪先生曰幽隱獨處之中莊肅容貌少不懈

慢提掇此心皎如日出一念之萌克私擴善刻

苦工夫勿容間斷遺稿下同

毋自欺三字是吾平生所自勉者

嘗曰少時於防制色欲煞用工夫雖久留關西

終不萌於心

尤菴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不過用力於日用之間而無所間斷故成湯之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從諫弗咈改過弗吝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而已武王之反之而爲聖人也惕然於敬勝怠義勝欲之丹書退而於觴豆刀劍莫不有銘而警省焉是皆用功於親切近小而以至於眞積力久則合之盡其大而聖人之規模體段忽然在我矣大抵撮而言之不過去人欲

之私循天理之公也大全下同
復善猶恐不盡其量除惡猶恐不去其根改過
猶恐不猛遷義猶恐不疾析理猶恐不精涵養
猶恐不深幽獨之中猶恐有隱慝紛華之際猶
恐有奇衺毋以一長自多己德毋以一短並棄
人善
人之慍怒多生於事不如意而意之所萌例因
其有私而發此一私字實百病之所根也苟不
痛察而勇斷則因此而起意因意而起必必之
不得則怒因生焉一事才已他事又來循環無

端漸至熾盛豈不可懼哉

暴怒非但害其德性亦損其氣血非所以養壽命之道也

所謂聖學其要無大於克己二字

統說學問綱領約其情使合於中是緊切精要法食色喜怒最是日用省約照管處

自聖人以下不無氣質之病然其病處他人之知不若自知之審既自知之則其治病之藥亦在乎其人用力之如何耳

矯輕莫如厚重警惰莫如堅固

當爲郎爲則有千萬人吾往之勇當止郎止則有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之志矣人須於好惡之發察其天理人欲則思過半矣

○血氣未定則益思在色之戒私意未去則益思至公之道燕安之心或生則益思鴆毒之懼侈麗之心或萌則益思鬼闞之憂常存百不能百不及之意而猶恐不克

事有大小遠近其理則無二也況亦有近小者尤難而遠大者還易焉故朱先生嘗論天下事曰不世之大功易立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

戎虜易逐一己之私意難除誠能用力於克己
復禮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則其遠者大者亦將
見其無所難矣

遇事時處之已得其當而復有邪思妄念之起
救此之術無他朱子所謂貴窮理而大居敬者
是也

顏子平生犯而不校是豈內懷忿怒而外爲遜
讓者耶顏子眞學聖人故其誠心自然如此

孝廟嘗教曰凡事有不可於心者姑置之以待
不平之心去然後更見則頗有覺悟處此乃克

己工夫
懲忿窒慾最是修己之大端
心術隱微之處必當謹其天理人欲之辨然理
未窮或以人欲爲天理已未克從人欲去者常
多

近思續錄卷之五

論

佾